

家庭·广瑞路 父亲的小院

| 旷野文 |

父亲在辽阔的新疆大地上有一方自己的小院。有多小呢？父亲喉咙里不以为地哼一声，然后说：“这点地，差不多一亩半吧！”父亲的小院，比我在城里的家大10倍还多！而父亲却说“这点地”，就好像他曾经拥有一个庞大的王国，而现在委身一个犄角旮旯一样。

父亲曾经好像真的拥有一个王国。那个王国在遥远的四川一隅，那里没有一望无际的田野，只有山与山的牵手，崖与崖的对视。年轻的父母和年幼的我们在那里拥有好几座山。山上的土，山脚的田，山崖边的石头和树林，树林下的草丛，草丛里的蘑菇和虫蚁，都是我们的。父母每天发号施令，指挥着我们干这干那，上山下田，挖土耕地，牵羊放牛，赶鸡喂鸭。父母按照时令指挥若定，把农活有序地铺满几座山，这块田插秧苗，那块地种玉米；这里的草要除，那里的地要翻；这里刨几锄，种红薯；那里挖几铲，点豆子。反正人和田地一样，就没有空着的时候。挑上山的有种子、肥料、草木灰，而背回家的却五花八门，花生、玉米、小麦、油菜、红薯、青菜、萝卜、豇豆……除了各种各样的收获，还有枯枝败叶、青草干柴，或挑或背，像蚂蚁运食物一样，一一搬运回家。我不想说丰收的喜悦，因为饱含着太多肩挑背磨的艰辛。父母撸起袖子在前头拼命干，指挥着我们挽起裤腿跟着干；父母歇气躺在土坎上喊腰痛，我们不能喊，因为大人说小孩没有腰。

于是，逃离，成了我们儿时的梦想。四川话说：“燕子盘儿枉费心。”意思是燕子辛苦养大子女是白费心思。我们就像长大的燕子，飞离了那几座山。那几座山，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。而今，也成了年迈父母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我们描写“很多”，习惯说像叶子一样多，像沙子一样多。当像叶子沙子一样多的时日漫过父母岁月的时候，他们不得不离开那几座山，去三个儿女生活的地方。向东几千里，到我所在的杭州；向南又是几千里，到弟弟所在的广东，可他们总是待上一阵子，就会觉得日子和钢筋混凝土一样的坚硬，他们即便把自己化成两滴水，也融不进城市的严丝合缝。最终，又走了几千里，在妹妹所在的天山脚下，置办了这方小院，踩着松软的泥土，总算踏实地安顿下来。

我习惯说父亲的小院，而不是母亲的，因为母亲常年生病，自顾不暇。父亲一边照顾母亲，一边打理院子。院子自然用时少，只能简单地种些瓜果蔬菜。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两种颜色。

我放暑假去的时候，是绿色。推开院门，草绿，葱绿，豆绿，苹果绿，深深浅浅的绿，如一池春水，碧波荡漾；再也不似儿时绿意满满，铺满几座山，沿着山脉起伏起伏。眼前，苜蓿草肆意地铺满苹果树脚下的空地，几只大黄鸡像金色的花朵开在其间，食草啄虫。苹果树一身浓绿，枝丫间坠满翠绿的果实。墨绿的茄子叶，嫩绿的西红柿藤蔓，闷声不响地站在阳光里；湖绿的丝瓜，是长了腿脚的，顺着围墙爬上房檐，偷偷地结几个泛着白霜的绿丝瓜；四季豆和长豇豆的藤蔓也爬架子，但它们总是老老实实地绕着架子一圈一圈地打转转，把深绿浅绿的豆角像帘子一样垂挂下来……

母亲愿意去走几步的地方，就是父亲的小院。她颤颤地迈向那方绿池塘，掀起层层绿波，摘两根丝瓜、一把豆角、几个茄子和西红柿，放篮子里捧着。父亲会在苹果树间探出头来喊：

“好生点，看摔哈！”母亲像捧一篮子五颜六色的花，蹒跚地往回踱步，脸上开着一朵大葵花。

父亲从来不种花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所有的土地都见缝插针地种上粮食瓜果，填饱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；现在也不种花，可满院子都是花。

开得最长久的是雪花。我放寒假去的时候，一院子的绿被时节收走。父亲跟在后面收拾残局，捡走枯枝败叶，腾出院子留出空白，交给冬天去接手。父亲不允许自己无所事事地坐等一场雪花的开放。白菜萝卜放进地窖，柴禾干草靠墙，锄头铁锹拿进仓房，连最后的枯藤老根也被父亲收拾好，堆放一摞。空荡荡的菜地，光秃秃的苹果树枝丫，滑溜溜的院墙和屋顶，都安静不动地等雪花落下。在南方，风一程雨一程，雨夹雪来一阵，雪花的身影千呼万唤，最终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。而在新疆，一场雪的来临，往往是悄无声息的。没有“北风卷地白草折”的前情预告，早上推开门，也会撞见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果树，院墙，柴垛，空菜地，都开满雪花，晶亮洁白，如粉如沙如烟如雾地铺满父亲小院的角角落落，铺满小院外的村庄和原野，铺满河流、山脉，和天空的每一朵云彩。

而父亲和母亲是怎样一夜一夜被雪花无声无息地覆盖满头？是怎样一年一年被岁月不动声色地带进冬天？于我是空白。就如同父亲小院的春天和秋天于我是空白一样，我缺失了父母生命太多的部分。

望着父母头上已经终年不化的雪花，我知道，他们心里的冬天，需要儿女们更多地去温暖去融化，以此滋润那方小院，蓬勃出一年年绿意的葱茏。

悠游·十八湾

玉祁文昌公园

| 周宏伟文 |

我从小在北七房长大，现在是个地地道道的无锡前洲人，然而，邻乡的玉祁，其实才是我的祖籍。冥冥之中，这种血脉相连的情怀，早已深深地烙进了骨子里。

据《周氏宗谱》记载：北宋周敦颐裔孙先后迁居金陵（南京）、毗陵（常州）等地，明洪武初，始迁祖权公，自常州怀德乡迁居无锡玉祁槽坊。我的爷爷，祖上是从玉祁槽坊迁移至前洲周家巷的。我的奶奶，也是玉祁一个叫东村头的地方嫁到周家巷的。父亲在世时，曾在玉祁中心小学做过多年校长。玉东一带，有不少亲戚，至今还有往来。玉祁，于我而言，既陌生又熟悉：陌生的是在我成长的足迹里，与她的交集不是很多；熟悉的，便是这种血脉和传承，始终萦绕在心头。

我对玉祁印象最深的，是靠近镇政府的文昌公园。文昌公园西南的凤阜寺，相传建于宋代，里面有著名的明代建筑文昌阁，矗立于凤阜山巅。文昌公园南面新建的铜亭广场，是当地群众休闲游乐的场所。如今，文昌公园、凤阜寺和铜亭广场已经融为一体，连同附近的礼舍古村、唐平湖等特色景观一起，成为玉祁街道亮丽的文化名片。闲暇时刻，我总喜欢回去看看，从繁忙喧闹的生活中解脱出来，让心灵好好散个步，吹吹风，嗅嗅花香，这种美好的感觉，如同水中的涟漪一般，在心湖一层一层晕染开来。

文昌公园是幽静的，像个婉约内敛的少女，她与肃穆的凤阜寺和热闹的铜亭广场挨在一起，有点别具一格。这种内蕴深厚而毫不张扬的气质，令我深深着迷。

文昌公园始建于1988年，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，园内亭榭映水，廊廊蜿蜒，八十多米长廊环抱四周，小桥流水，树木葱郁，展现出江南园林特有的风情。在这方宁静雅致的天地里，春天花儿竞相开放，鸟雀相鸣；夏天莲叶碧绿，荷花红得映日；秋天桂子飘香，落叶起舞，一园子的诗意关不住；冬日飘着小雪，蜡梅迎春怒放，昭示着生命的生生不息。

公园里充满了红色记忆。革命烈士纪念碑、糜文浩纪念碑、青城亭、青城导社纪念馆、孤星亭、孙冶方纪念馆，这些特定的历史建筑，被列为无锡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沿着斜铺的砖道向前走，在绿荫之中掩映着一座小亭，称作“孤星亭”。据介绍，1923年秋，青城导社成员糜文浩在党组织安排下，进入上海大学学习，他与无锡同乡安剑平、秦邦宪、严朴等进步学生成立了“中国孤星社”，创办《孤星》杂志，作为讨论社会问题、研究改造社会的园地，在当时，具有深远的影响。玉祁街道特意在园内建造了孤星亭，以此追思先辈，激励后人。

我曾经漫步在九潭十三浜的礼舍古村，那里有一条200米的老街，一段800年的历史；也曾经徜徉在美丽多情的唐平湖畔，静静地聆听那神奇的水韵故事。流淌了千年的大运河经过这里，带来的不仅是旖旎的风光，还留下宝贵的红色资源。玉祁文昌公园保留的红色文化，深深地融入了当地人民的心里。

生命的长河，曲曲折折，绵延着伸向无尽的远方。我怀揣着这份故土的温暖，在风雨里走得从容，在人生的扉页上，抒写着对她深深的眷恋。

情趣·健康桥

独特的伴手礼

| 嘉义文 |

亲友们赠予的伴手礼中，那些手作显得格外珍贵。早些年拜访宜兴东坡书院附近的文友谈先生，畅谈天文地理，风土人情，临别时他将家庭作坊的紫砂壶送给我好几把，小巧玲珑，情深意长。小学同窗阿良，数十年后又有缘成为运河畔的邻居，此时的他，已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，名声远扬。他专门量身定制紫砂壶相赠，壶上镌刻着双方的姓名，让我倍感荣幸。

一扎自家腌制的雪里蕻，几尾家塘钓起的草鱼，一瓶自酿的杨梅酒……这些随手取来的自家出品，都可以成为亲朋相见或告别的伴手礼，作为情感联系的桥梁和载体，表达关怀与礼数。对受礼者而言，这

不仅是物质享受，还是一种精神慰藉。古早年间，平民百姓相互赠送的伴手礼，大多并非从店家买来，往往是自家出产与积攒的物品，如同炼丹一样要用心准备。

中华礼仪之邦，人情味浓郁，礼尚往来，那么我呢，用什么回馈你，我的亲朋好友？不久前，表妹阿珍从美国回故乡嘉兴探亲，又来锡探望亲戚。她给我带来了嘉兴五芳斋粽子，让我闻到了故土的芬芳。当表妹看到我摆放的纸艺、布艺、皮艺手工制品后，戴上老花镜，拿出相机连连拍照，一边问：“你的眼睛和手指都还好使吗？”我告诉她：“双眼白内障，手指腱鞘炎，大小毛病多了去了。”临别时，我将手工纸模型

“爱情鸟”和自己缝制的红楼梦图款手提口金包送给她，解释道：“我年轻时在裁缝铺学习修理缝纫机，顺便练练针线活，现在有空就跟着网上课程做做DIY（手工）啦。”表妹点点头，满心欢喜地把意外之礼放入旅行箱里。

就这么着，我这个年逾古稀的老翁，先后将自制的书签、剪纸重阳旗、三角插孔雀、纸模型鸚鵡、如意木扇、布艺手提口金包、皮艺斜挎水桶包等，送给无锡和常州的老年颐养院、大学生志愿者以及至爱亲朋。听到他们郑重其事道谢的话语，我答道：“一点点小玩意儿，不成敬意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手动动脑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症，你们不嫌弃就好。”

